观察者

□ 文：1次方

成稿作于2018年12月31日

“‘轻度精神障碍’？哈，下次不要用这样的病名挂号，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医生接过我的病历，递给我一杯水，“说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的感受。简单来说，就是我感受到一种异样感。仿佛我的体内出现了多于一个的意识实体，其表象为，我常常感到我对自己身体具有掌控力的时段不是完整连续地随时间轴发展的。在某些时点，我会忽然惊觉自己在刚刚一段时间里失去了对自己这个躯体的控制，所有的行为和决定都不是由‘我’做出的。”说完，我靠在椅背上，等待医生的评论。

“你可能高估了你的情况的严重程度。”医生叹了口气，说道，“据我所知，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感受，绝大多数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有程度和频率的区别。似乎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某些隐藏的力量突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然，大多数人可能没有你这么敏感，他们忽视了这种转瞬即逝的感受，或是羞于提起。回过神时，世界还是那个世界，我还是那个我，刚才的不和谐感不过是我的错觉罢了。人们大抵是这样的态度。而且话又说回来，即使这种感觉没有得到消解，也并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后果。”

“不。“我打断医生，”我的情况比那复杂许多。“

“好，那我听你完整叙述你的感受吧。在你叙述完前，我不会再打断了。“

“我前面所描述的那种情况的历史可能和我自己的年龄差不多长。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偶尔能感知到自己记忆的不连贯性。最开始，记忆的中断只发生在那些本来就几乎不需要我大脑思考的时间段，比如做一套做过许多次的广播体操，走那段从我的小学回家的路，或者是在方格本上机械地抄写生字。那时候的我的感觉，就像是我的意识主体会在不需要它工作的时候暂时休息，对我的生活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我也就没有深究。上面这些感受都可以在我小学时留下的日记中找到。”我喝了一大口水，试图使自己镇定下来以继续讲述。

“随着我的长大，我感受到的异样感的程度也逐渐增强。哦，这里说的增强是一种有些鲁莽的断言，因为随着年龄增大，人的自我意识会逐渐强化，生活中需要我做出有意义的判断的时刻也大幅增多，对这种异样感来说，很可能我感受到的‘增强’仅仅是对它的注意程度和检测频率增大了，其自身并没有变化。

“具体来说，这种增强表现为，我意识主体的空缺开始在越来越多的有意义行为中出现。前几次有这种感受时，我怀疑可能是自己做错事之后大脑给自己编造的借口，但随后我否决了这个猜想，因为那个可能存在的‘其他意识实体’除了可能让我犯下离谱的错误，还可能在某些场合给我带来好处，比如在考试中带来我的主意识所不具备的冷静，导致远超想象的出色发挥。

“之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似乎不再是我这个躯体的主要控制者。我无法准确说出这种变化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界限。我第一次确凿无疑地感受到它，并付诸文字的时间倒是可以回忆，那是我高二那年的春节。那时，我确信这种变化已经发生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就像是被遗忘的物件表面逐渐沉积灰尘一样，发现有灰之时已经离上次使用它过去了许久，却没人能准确说出在哪一个时间点，‘有灰’这个形容词第一次变得恰当。

“在间或出现的‘清醒’的时刻，周围的环境与上次有意识的观察相比有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但仔细检查又发现所有事物实际上还按着原来的轨迹在运行，产生变化的唯有‘我’这个躯体的行为模式。

“我开始认为，自己更像是这个躯体行为的观察者，而非控制者。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细节都被其他意识实体所接管，现在与你对话的这个‘我’的意识只能在很偶尔的重要时刻清醒过来。我意识到，对于这个躯体的人生在通常意义上的人生成败，我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掌控力。这种感觉就像在玩一款养成游戏，你只能在某些时间节点做出决定，其他大部分的内容对你都是随机的黑箱。这种生活很特别，但当你适应后，其实带来常人无法想象的轻松和幸福感。能明白我的意思？”

医生点点头，仿佛是在确认他的存在。

“如果事情只是这样，我也就不会来找您了。现在的问题是，就在三天前的早上，‘它’消失了，我又恢复了对这个躯体的完全控制。而且，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处理生活细节的能力。”我的目光笔直地注视着医生，仿佛在探求宇宙间某个非同寻常的秘密。

医生停顿了许久，才再次开口：“这与我的专业知识无关，但听完你的叙述，我想到了一个与你现在的情况非常类似的处境，《三体3》序章中那个操控四维碎片的女魔术师。嗯，以你的年纪，应该读过这本书罢。在人习惯于一种超乎寻常的生活之后，与绝大多数人相同的生活状况也能成为一种折磨，是吗？“

“我有一个更离奇的猜测。但我需要提醒你，下面这个论断既无任何根据，又无法被验证，既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又不能对你当前的境况带来改观，而仅仅是作为一个假说而存在。即便如此也要听吗？“

我点点头。

“你的视角太局限了。“医生说道，”你始终默认了一个假设，即‘你’这个躯体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你所处的这个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当然这不怪你，这个假设是如此的基本，以至于我们不仅很难怀疑它，甚至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在面对非同寻常的情况时，我们需要有非同寻常的思考角度。

“刚才你上来的时候是坐电梯上来的，对吧。假如，我是说假如，你进入电梯之前的世界和你走出电梯之后的世界不是同一个世界，但是两个世界之中一切事物，包括其中的人，都按照相同的行为方式行动。那么，在你走出电梯的瞬间，你丝毫不会怀疑自己还是处在和先前相同的那个世界之中。但是实际上，你确乎已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或许按照原来的那个世界的视角，你走进电梯后，就永远地消失了。你的家人四处寻找你，却一无所获。

“在我们的这个巨大的世界上，存在着无数个看似完全相同的子世界，每个子世界里都有一个看似完全相同的你，你们每天在看似相同的场所执行着看似完全相同的行动。你所经历的事实可能就是这样。出于某种没有人得知的理由，你处于各个子世界相互交错的切口，就像那出于机缘巧合得以出入四维空间的魔术师，拥有了这种非同寻常的能力。出于某种契机，这无数个世界中的无数个你经过了某个地点，在那里，你们所处的世界产生了交错。就像是爬楼梯一样，每个世界中的你都经由那个楼梯向上移动了一层。那旋转的楼梯向上向下皆无穷尽，因此既不会有哪一层楼出现两个你，也不会在哪一层楼里你消失不见。每一层楼都按照其原有的规则继续运行，但是唯有你变了。你的敏锐的直觉感受到了这一点，即使万物的运行规则未曾改变，但其中含有的某种本质的变化在长时间的积累中进入了你的视野。但现在的问题是，楼梯门锁上了，而且没有人知道怎么打开它。”

“那么，你的建议是？“

“不知道。我毕竟只是一个医生。我能告诉你的只有我的猜测，关于这一切的真相只有你自己，曾经拥有这种力量的人，才能寻找。“

医生的话让我想起了正弦曲线。当我翻过层层山岭，来到另一个2π周期时，映入我眼帘的将是相同的景致，然而我确实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区间，抵达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我（或者此时正在读《观察者》的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置身于世界之中，沉浸于它的林林总总，可当我们停下脚步审视世界时，却发现它与我们的距离是如此遥远。无尽的世界中有无尽的你我，无尽的我们自以为相互了解，却不知双方都早已踏上了回不来的楼梯。我们凝视着彼此，意识到自己竟是如此孤独。

（全文完，正文共2925字）